



台湾女作家 ● 冰袖系列

不请郎自来

(台湾) 席绢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请郎自来/席绢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5.2

(台湾女作家之水袖系列)

ISBN 7-5442-2732-4

I. 不... II. 席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325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—2005—004

BU QING LANG ZI LAI

不请郎自来

著 者	(台湾) 席 绢
责任编辑	宋亦工
特约编辑	张京涛
封面设计	尤 卡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 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排 版	北京百通图文公司
印 刷	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6.125
字 数	115 千
版 次	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1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2732-4
定 价	13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台湾女作家 水袖系列



- 欢喜送作堆 (台湾) 黄 苓



- 隐性不埋名 (台湾) 余宛宛



- 不请郎自来 (台湾) 席 绢



- 得理不饶人 (台湾) 仙 儿

不请郎自来

责任编辑：宋亦工
封面设计：尤 卡

话画《六婆》

德 珍

三月二十二日，麦当劳，项姐神采飞扬地拿出《六婆》企划档案；霎时，我脑海瞬间闪过《圣经》里摩西双手高举着十诫的场景，哎呀呀，一时之间周围光环乍现，诡谲气氛铺天盖地而来……对的，就是这种感觉——很另类。当下我知道——新的挑战上门了。

没让我失望，《六婆》这题材确实强力吸引了我，因为……很怪。立即的，两人便热络地讨论了起来，更有志一同地想做一些新鲜玩意儿来配合这套书。

项姐很认真、很认真地告诉我：“你可以画得怪一点，没关系。”

“太怪……万一影响美观……那销售量……”这下换我犹豫了。

项姐当下豪气干云、爽刺刺道：“我都不怕了，你怕什么？画！”

好！免死金牌既出，后顾之忧，于是拍板定案。

然后，痛苦紧跟着来，原因无它，不就是我血液中隐着的叛逆因子跃跃欲试。而在突破第一层压力之后，一阵无与伦比的快乐乍现！

为了让画又“怪”又有味道，且要保持我的风格，



项姐不时打来“关怀”的电话：“要怪，要漂亮，要有风格，其他，随便你怎么画！”

嗯……想像空间很大，实际付诸行动的范围却很小，我心中的天平无法取得平衡——既要惊动万教，又要顾及主角的美丽形象，这任务……实在很难哩。

要怪、要漂亮……项姐的电话余音常常让我脑中呈现一大片白，坐在计算机前发呆半天。望着桌旁、地上小土丘般的资料，再看看计算机里被我杀掉的N个档，心中好不服气。于是，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重画、重修，无非是想精确地拿捏分寸。从套书《姻缘簿》、《花神》，以至现在的《六婆》，我都费尽心思，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！这点，相信项姐及众作家们也和我一样的想法。

结果出来啦！不知作家们和读者是否喜欢？但我真的已尽力维持“怪与美”的特色了。

每一次的合作案我都独自进行，尽量不受太多干扰，项姐给予我相当自由的创作空间；企划案的沟通，我们之间只有共识，而没有约束。或许是因为事前沟通顺畅，默契也够，画稿几乎都能符合项姐的要求。而这些画稿的独特之处，就在于每张画稿的主题和背景上，隐约或明白地影射出主角的特质和身份，每张画稿的小细节其实都有可堪玩味的“意思”。

这次的《六婆》系列因为主角身份较特别，对万盛家族成员来说也是崭新的挑战。夏日炎炎，希望这异于以往的“口味”能带给读者很不一样的感觉。

序一

不负责之话先说在前头

之一——牙婆

这是一种古称“雇觅人力”的职业。

“牙”在古代的释义是“互”的意思，也就是买卖双方的中介人。广义来说，牙是中介商、贸易商，但若单以“牙婆”来称之，就只是人力买卖的工作而已。俗称“人牙子”的工作。

牙婆又可分官牙与私牙，差别在官牙专替官府找人，私牙则替一般富户代寻丫鬟、长工，并代为调查其身家是否清白，人品是否诚实。

更详细一些的资料我就没找到了。所以要是书中叙述有所偏差，全是我掰的，可别来指责我读史不精。事实上席绢从来没精过。

之二——币值

说真的，要详考历代货币与现在的兑换值非常困



难。就说一两银子等于几文钱好了。唐代据说相当于四百文钱；而宋代嘛，《东京梦华录》有记载分别是二千文到四千文不等。没有绝对的。由于手边没有太多明朝资料，就只好自己胡写一通了。我自个儿设定故事中一两银子可兑换五百文钱；而一两又相当于新台币一万元。这样我比较好计算，拜托你们将就一下喽。

当然，若有人有这方面的研究，欢迎您来信指教，我非常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。

之三——郑和下西洋

书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时间、地点、兵力都来自史实，不过与男主角有关的部分就只是我自己掰的了哦，大家千万别当真。

查了诸多资料，都没查到我要的。不过写小说嘛，向来是有资料就照资料写，找不到资料就自己掰。

就这样喽！

以下任何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全是我胡掰的，请大家见谅，别挑我骨头喔。

OK，心理建设完毕。看下篇序去——

序二

卖子叹

贫家有子贫亦娇，骨肉恩重哪能抛？

饥寒生死不相保，割肠卖儿为奴曹。

此时一别何时见？遍抚儿身舐儿面；

有命丰年来赎儿，无命九泉抱长怨。

嘱儿切莫忧爷娘，忧思成病谁汝将？

抱头顿足哭声绝，悲风飒飒天茫茫。

——马柳泉

多年前看到这首《卖子叹》，心里很是震动，许多个灵感呼之欲出，却总是因没有完整的构思而作罢。

多亏项姐给了我写“牙婆”的任务。人口贩子的工作不就可衔接上多年前一直想写的灵感吗？“牙婆”这题材正好补全了之前薄弱的故事性，调和成一个还算能看的故事（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啦），写来颇快意，完



稿得十分迅速！五月中旬就终结掉它了。

啊！完成一件悬案已久的事真好。虽然未完成的故事还那么的多，但乌龟爬行，重点不在快，而在于它至少有动不是吗？

老话一句：希望你喜欢这一套书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初遇	(1)
第二章	游学	(19)
第三章	流光	(38)
第四章	淡淡	(55)
第五章	错过	(72)
第六章	孑然	(89)
第七章	辗转	(108)
第八章	情归	(128)
第九章	喜欢	(140)
第十章	永远	(157)
尾 声		(175)



第一章 初遇

农作歉收的年岁，让原本应当繁忙的秋季冷清些许；西风吹拂过干枯的田地，掠向空旷的晒谷场，最后扑散在每一张苍黄愁苦的面容上。

春雨不足，使农作发育不良，再来个几次暴风雨，硬是淹死了所有即将收成的稻禾，然后便是一直枯干到秋末，连青菜、大豆都没能长成。

叮叮叮叮……

一辆马车远远驶了来，几只马铃随着马车的动作而叮叮作响。

几个人抬头看了过去，石板道的那边正缓缓驶来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黑色马车。

“啊！是元大娘的马车。”中年汉子搔了搔一头乱发，“哪家人日子过不下去，要卖女儿？”

“没听说过哇。那，会不会是城里有钱大爷来买长工、丫鬟的？”较年轻一些的男子像是跃跃欲试。“那倒好，我吴用身强体健，早想进城给大老爷们当护院家丁，赐个尊贵的名头，也好当个城里人，别净是与泥土为伍，有一餐、没一顿的看老天爷吃饭。”



“少妄想了你，城里大爷缺伶俐的家丁，又哪会看上我们这些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？若有缺人，也是缺苦力、缺长工，要卖力气的。别以为闲差落得到我们头上。你哪，还是乖乖在家里种田吧！”老人家出口就是一顿训，不让年轻人成日好高骛远，老以为城里工作万般好。

其中一名妇人叹道：

“还是元大娘懂得营生，八年前老元病故后，我们都说那剩下一家三口孤儿寡母的，想必是活不下去了。想给她牵个红线与冬家庄的老光棍凑合着过日子，至少有个依靠。不料元大娘竟自己做起了‘人牙子’的营生，也合该当年老元是以卖货鼓为生，老是进出城里各大门户，建立了人脉，正好让元大娘受用。瞧瞧她，如今有马车、有宅子，日子过得可舒心了。”语气中满是浓浓的艳羡。

“是啊！听说她生意做得大，已计划再买辆马车赶长程的，把人往大省城里送呢。”又一妇人接腔，语气不掩嫉妒的酸意。

“唉！赚那么多银子又如何？横竖不是什么风光的行当，女人家抛头露面的。瞧瞧，元大娘那闺女都有十二了吧？跟着东奔西走的，都野得没一点女人样了，真不知以后怎么找婆家哦。”守旧的老妇人咂咂舌，不以为然。

众人看将过去，见那马车停在村长家门口，率先跳下来的是一名高挑健美的少女。虽说才十二岁，但身长

与体态却已是大人样了；或许是长年跟着母亲东奔西走的跑跳，她看起来比一般女子健壮，站在其母元大娘身边，个头高低立见。元大娘是个瘦削娇小的妇人，看上去精明厉害得紧，一下地就朗笑地对村长打招呼：

“哎哟！林老爷，几个月不见，您老更见精神了，真是老当益壮哪！”

“托福托福。”一名白发苍苍的六旬老者拱手以对，一身短褂打扮，赤着双足，很明显看得出他方由田里回来，还来不及坐下来喝口茶哩。“元大娘今儿个来我们村子是替城里老爷找人吗？”

“那也是其一，再者是半个月前年家大叔托人带口信说要把长子卖给人当长工，要我们帮个忙，议个好价，我特来看看那年家小伙子条件如何。”

众人围过来七嘴八舌。

“啊！没料到年大海那么狠心，要卖儿子哪！”

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老年夫妇相继病倒，如今田产全卖光了，他又残了双脚，不卖儿子，日子怎么过哪？”

“但也不必把年迺卖掉嘛，让他去城里当长工，一个月挣个三四百文的，日子也过得去。”

“一个月三百文钱济得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又以为卖身能拿多少钱？我看年迺那小子连十几两银子也不值，瘦得像只小老鼠，哪户人家肯要？”

元大娘讶然问：

“噢？年大海的儿子身体差吗？”那可就不好做买



卖了。难怪附近的人牙子没人肯牵线，年家老爹不嫌远地找她过来。两年前海搬到宛平县，距离算远了。

村长回道：

“也不是。只不过年岁不好，小孩子没得吃，看起来就是面黄肌瘦了些。”

“那真得看看了。”元大娘沉吟。

才想询问年家的住处，不料却教一群汉子与小丫头围住，争相问着差事——

“元大娘，有没有哪户人家缺厨娘的？”

“有没有缺杂役的？一个月半两二十文就好了。”

“有没有缺丫头的？”

“元大娘——”

很明显的，她将会有几个时辰不得闲啦。扯嗓子吩咐站在马车旁照料马匹的女儿：

“初虹，你代娘去年家一趟，看情况如何，回来告诉我！”

“好的。”小姑娘点头，捞起一只小包袱抛上肩，向村长问了路，便往一条羊肠小路走去。

赶了半日的马车，她还没用餐哩。包袱里有一根大鸡腿、几片肉干，以及早上才烤好的芝麻大饼。每次走远程，母女俩都会买一些好吃的来犒赏自己的辛劳，这可是以前苦哈哈时享受不到的好滋味哩。

当牙婆比当农妇好太多了。

几年下来，元初虹对此有深刻的认定。

为了好吃的食物，她日后绝对要成为业界最顶尖的

人牙子。然后，就可以天天快乐地大吃大喝了！

呵呵呵……

要当一流的人牙子，首要就得会挑货色，也就是要懂得看人的意思啦！

元初虹打八岁起就跟娘亲走遍西平县里的八村六屯，见识过不少形形色色的人，也多少懂得如何去对“货物”标下价码。而，眼前这一个……实在说，就算是卖断终生，也没人肯出个十两二十两吧？

“姑娘，我这小儿别看他瘦小，其实他很勤劳努力，你看这屋子里的桌椅，全是他打造的，外边的青菜，也都是他种的，要是哪家大爷肯买下他，包准财源广进，一人可当两人用哩。”

坐在床上的干瘦男子不断搓着手，除了不能动的双脚之外，他全身能动的地方，都因紧张而抖动不已。不常与陌生人交谈，更不曾做过这种推销自己儿子的生意，致使年老头儿连讲话的声音都是抖的。

家徒四壁。

元初虹长年在各个困苦的农家游走，对穷人家的景象早已见怪不怪。她一双眼儿溜溜地转在三个坐在墙角的小孩身上。

那个叫年迴的小男孩据说有十二岁了。啧啧！她也十二岁，怎么就硬是高出他一个头身？这小孩看起来明明像九岁。实际上她九岁的弟弟元再虹都比他高多了。

他身边偎着两个更加瘦小的弟妹，全是一副长期饥



饿的面孔，由那一双漆黑的瞳眸中便可看出来。不知怎的，元初虹突然觉得自己手上这一袋食物丰盛得叫她感到罪过，眼前这些人不知饿了多久呀……

那端的中年男子仍在推销着自家孩子——

“我这孩子是很孝顺的，看到我没法子干活，眼下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，便提出要卖身的想法。我也没别的路可走了，才会央请元大娘来带走他——”絮叨声忽地中断，再也挤不出任何话语，只因倏然分泌旺盛的口涎溢满了口腔。男子怔怔地凸着双眼盯住地上那些香喷喷的食物……

吃……吃的耶！

是……真的可以吃的东西耶……

有饼、有肉……有鸡腿……

老天爷啊……他们一家子从没吃过这么丰盛的东西……这两年来更是连肉末都没能沾到一丁点。

一家四口，相同饥馋的眼，但没人敢动。生怕只是一场梦。何况那些美味属于别人哪。

有点心痛，但元初虹还是把心痛搁在一边，坚强地开口了：

“喏，我想你们大概也还没吃午饭，不如一同来吃吧，虽然可能不太够吃。”其实她一个人就可以吃光这一大堆，她的食量一向很大……

但看到这一家子的境况，不免感同身受起来。以前他们家也曾这般三餐不继的困苦过。偶尔做一下好事是应该的。她发誓，下次绝不会再这么做了，绝对！绝